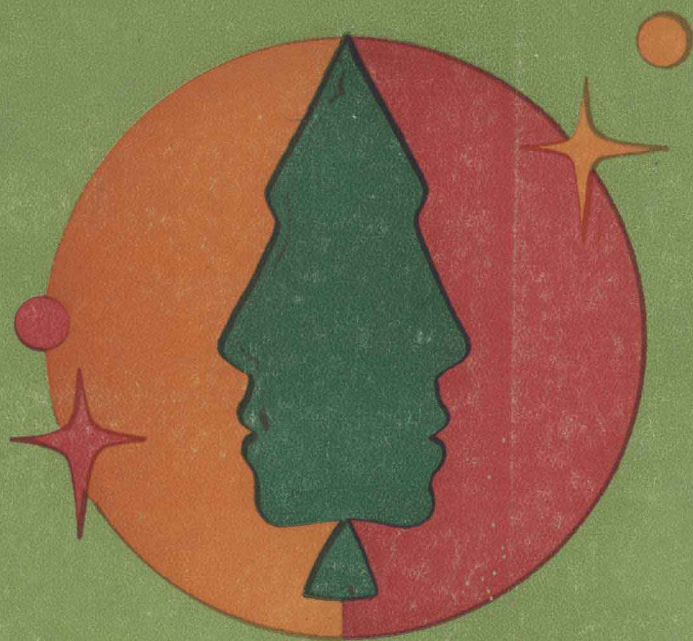


# 愿人们都有春天

王震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愿人们都有春天

王 震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1·北京

# **愿人们都有春天**

**王 震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  
杭州云会书刊印刷厂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87×1092 1/32 175 千字 印张7.78

1991年5月 北京第1版

1991年5月 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册

ISBN7—80035—245-5/I·29

**定价：3.20元**

# 充满希望的人永远年轻

## （代序言）

一个人能干他热爱的工作，实在幸运。

我做记者梦，做了二十年。大学毕业照顾分配我去江苏；为了当记者，我又回到兰州。

我种过地、教过书、做过工、背过船纤、推过炉渣、当过干事，还挨过整……那时，现实与梦想常开玩笑，但却是人生课堂难得的良师。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一半春秋留在了江南，她培养我阴柔之美——智慧、敏捷……一半岁月献给了西北，他磨砺我阳刚之气——坚韧、豪爽……

我和共和国一起流泪和欢笑。

是三中全会的春光，是改革开放的大潮，带给我幸运。是勇于开拓的甘肃团省委，是一伙同甘共苦的年轻的“拼命三郎”带给我机遇。

我自信能成为一个好记者。我崇尚竞争、拼搏、奋斗。我也许能不辱使命，也可能被肩上的荷负压扁。我常会做“报纸挨批”的恶梦。我为争创第一流而苦苦追求。我乐意象编辑老师当年悉心点拨我那样，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来稿者。

每出一期报纸，都象是又得了个儿子；他身上倾注了我的爱、我的血。虽然早生华发，但因为有了他，自感充满活力。“青春不在年龄而在心灵”。我喜欢这句话。因为，一个有理想的人是年轻的，一个有信心的人是年轻的，一个充满希望的人是年轻的。

# 目 录

|                      |        |
|----------------------|--------|
| 充满希望的人永远年轻（代序言）····· | （ 1 ）  |
| <b>（一）大潮浪花</b>       |        |
| 他们是金子·····           | （ 1 ）  |
| 翰墨菁华寄深情·····         | （ 3 ）  |
| 答题的热流·····           | （ 5 ）  |
| 朱素清的血·····           | （ 6 ）  |
| 机遇，你垂青谁？·····        | （ 10 ） |
| 莫斯科电台记者访深圳·····      | （ 12 ） |
| 咖啡，正受年轻人青睐·····      | （ 13 ） |
| 上大学的出家女·····         | （ 15 ） |
| 使命感，人生的原动力·····      | （ 17 ） |
| 风流的公关小姐·····         | （ 20 ） |
| 再漂亮的衣服也逊色·····       | （ 23 ） |
| <b>（二）陇原撷英</b>       |        |
| 丁家庄飞来的“百灵鸟”·····     | （ 25 ） |
| 心灵手巧的针织姑娘·····       | （ 27 ） |
| 苦干实干的年轻共产党员·····     | （ 29 ） |
| 创业者的足迹·····          | （ 31 ） |
| 白衣少女晶莹心·····         | （ 32 ） |
| 油漆工当上了公司董事长·····     | （ 35 ） |
| 东乡滑坡录像被窃之后·····      | （ 37 ） |
| 金城小画童 妙笔遣丹青·····     | （ 40 ） |

|                     |        |
|---------------------|--------|
| 生活对我变得越加光明和有意义····· | ( 42 ) |
| 拳拳赤子心 朝朝盼统一·····    | ( 43 ) |
| 莫高窟的女儿·····         | ( 45 ) |
| 希望在于走自己的路·····      | ( 47 ) |
| 我爱甘肃·····           | ( 49 ) |
| 吉他, 心中的清泉·····      | ( 53 ) |
| 希望之路在脚下延伸·····      | ( 56 ) |
| 在金色的跑道上·····        | ( 60 ) |
| 真没想到能得敦煌奖·····      | ( 64 ) |
| 舞姿蹁跹情切切·····        | ( 66 ) |

### ( 三 ) 一代风流

|                   |        |
|-------------------|--------|
| 甘肃学生代表在北京·····    | ( 68 ) |
| 王兆国的三把火是怎样烧的····· | ( 70 ) |
| 面对无情的烈火·····      | ( 71 ) |
| 来, 年轻人坐中间·····    | ( 76 ) |
| 团旗在铜奔马故乡飘扬·····   | ( 78 ) |

### ( 四 ) 风拂高杨

|                     |         |
|---------------------|---------|
| 雏凤清于老凤声·····        | ( 82 )  |
| 人总要有个目标·····        | ( 83 )  |
| 我的引路人·····          | ( 85 )  |
| 愿多后生胜我头·····        | ( 87 )  |
| 一张珍藏了十二年的彭总照片·····  | ( 90 )  |
| 大时代的弓弦等待着年轻的臂力····· | ( 91 )  |
| 在胡风家里做客·····        | ( 94 )  |
| 寻根赠种赤子心·····        | ( 97 )  |
| 愿每个青年都有一个春天·····    | ( 99 )  |
| 风拂高杨似洒雨·····        | ( 101 ) |

## （五）星汉灿烂

|                      |       |
|----------------------|-------|
| 演生活中的人·····          | (104) |
| 她就是杜芸芸·····          | (106) |
| 张潮的“反色彩”·····        | (107) |
| 缪斯，在大鹏湾弄潮·····       | (108) |
| 在事业和生活的天平上·····      | (111) |
| 难道世界只属于“美女”吗·····    | (114) |
| “李向南”眼中的李向南·····     | (115) |
| 偶遇“真由美”·····         | (119) |
| 改了怕人骂，不改不合曹雪芹原意····· | (122) |
| 漂完长江漂黄河 莫非真是上了瘾····· | (124) |
| 初战告捷 前途维艰·····       | (126) |
| 踏着现代的韵律·····         | (128) |

## （六）九洲一瞥

|                     |       |
|---------------------|-------|
| “飞碟”访问过甘肃吗？·····    | (131) |
| 漫步上海兰州路·····        | (132) |
| 这是宇宙人留在地球的实物吗？····· | (134) |
| 雄关内外丝路多·····        | (136) |
| 错把甘州当江南·····        | (137) |
| 过日月山·····           | (139) |
| “酒泉”胜迹与“夜光杯”·····   | (140) |
| 沙头角掠影·····          | (142) |
| 国之瑰宝 世界奇观·····      | (144) |
| 人杰地灵的绍兴·····        | (145) |
| 足球城的球迷角·····        | (147) |
| TV走向世界·····         | (151) |
| 小香港——石狮·····        | (153) |

|                  |       |
|------------------|-------|
| 近在咫尺的澳门·····     | (155) |
| 难忘惠安戴黄斗笠的姑娘····· | (157) |
| 西湖畔迷人的地下宫·····   | (159) |
| 拥抱苏州的未来·····     | (161) |
| 年轻貌美的三亚湾大酒店····· | (163) |
| 迷人的青海湖鸟岛·····    | (164) |

## **(七) 报告文学篇**

|                  |       |
|------------------|-------|
| 保洛，我爱你·····      | (168) |
| 诗与泪·····         | (184) |
| 瓷盘上的金城白塔·····    | (192) |
| 因为希望，我们追求着·····  | (197) |
| 中国的“比基尼”姑娘·····  | (207) |
| 大西北，扯起我爱的风帆····· | (217) |
| 外国青年羡慕你们·····    | (223) |
| 祖国之恋·····        | (231) |
| 三毛故乡行·····       | (238) |

## 他们是金子

### ——兰州实验话剧团见闻录

我到新建的兰州实验话剧团采访那天，剧团正进行招考复试。征得主人的同意，我坐在主考席后面的一个角落里，饶有兴味地观看起来。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一个小伙子感情充沛地朗诵着茅公著名的散文《白杨礼赞》的片断。我留心看了一下对面的应试席。那儿坐着三十多位男青年，有的衣着整洁、落落大方；有的一身工作服，散发着机器的油香。他们先后都朗诵了一段，有诗歌、有寓言、有散文、有电影或话剧独白。时而象涓涓细流、如泣如诉；时而似万丈瀑布、喧腾奔放。

开始做小品表演了。今天出的题有三个：“成功了，”“通宵达旦”和“脸盆、草帽、铁锹、外套。”主考话音刚落，350号考生已经敏捷地构思好了，站起来说：“我先来！”他们做的小品有的反映抗洪劳动，有的表现刻苦攻读，有的描绘技术革新……，一个个有声有色，充满生活气息。这场考试使我开了眼界，包括待业青年中有表演特长的人材还大有人在呵！

同剧团筹备组长李雁交谈中知道，这些天见到招生广告前来了解情况和报名的青年人络绎不绝，其中大多数是待业青年。经过初试，130多人进入复试。最后，将邀请省、市

文化部门有关领导同志和省话剧团的行家一道在50名参加决赛的佼佼者中择优录用。

兴办以待业青年为主的专业剧团，为建设精神文明出力而且不要国家一分钱，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这实在是件大好事！这件好事是几个青年职工办起来的：他们酷爱话剧艺术，有的在部队参加过文工团，有的借调在省话剧团当过演员，有的是原市文化馆业余话剧团的“台柱”。他们更有一颗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的火热的心；现在社会上待业青年多，我们要办点事业为国家分忧！不能让待业青年光卖牛肉面、拉平板车；也要发挥个人的特长，搞点精神生产！经过反复合计，一个倡议提出来了！

好事多磨。他们四处奔波报告、申请。开始，一些人的惰性与偏见使他们碰了不少钉子。但是他们并没有泄气。后来，他们找到了因病正在家中休养的兰州市委副书记（主管文化工作）张烽。听了汇报，详细了解情况后，张烽热情鼓励他们说：“办！我支持！”何英副市长和市文化局、市文化馆有关负责同志也分别过问支持。市委还专门核示：由市文化馆党组织负责剧团的党的领导。剧团终于正式开始了筹建工作，社会各方面也伸出了热情的手。省话剧团负责同志登门祝贺时说：“你们演重点戏如有困难，我们派得力演员来支援！”银行表示：可按对待业青年的优惠给以贷款！不少热心人向剧团捐款、借款。……我想起最近上演了的反映待业青年题材的话剧《金子》。是的，待业青年是金子！而那些热心为祖国办事业的青年身上，不闪耀着比金子更宝贵的东西吗？

## 翰墨菁华寄深情

迎春之日。首都中国美术馆三楼大厅，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展览展出的一百多幅优秀作品中，一幅近三米长的条幅特别引人注目：中书“祖国万岁”四个大字，浑洒苍劲；两旁是楷书题的小字：“台湾同胞思念祖国，盼望早日统一，回到祖国怀抱，书此四字表心意。”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右下角一方白纸遮去了作者的署名和校名，只注明：“台湾大学生作品”。

### 海外邂逅结新交

去年秋天，去加拿大探亲的一位广东大学生，途中因转乘飞机在某地逗留。引起了一位台湾小伙子对他的注意，主动过来攀谈。知道他是大陆来的大学生，喜出望外，马上作了自我介绍，激动地说：“认识您十分荣幸！”他说，他对祖国的传统艺术——书法十分爱好，他和台湾的同学们常在一起练书法，有时也在大学里办书法展览。他很想了解大陆大学生的情况，尤其对书法活动感兴趣。……

那位广东大学生便热情地向他介绍了大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自己学校中的书法爱好者们的活动。“欢迎台湾同学和大陆同学互相交流！”广东大学生主动把广州的家址抄给了他，他欣喜地紧紧握着同胞的手，依依不舍地话别。

### “这也是我的一份责任！”

不久，这位广东大学生收到了那位台湾大学生托人辗转带回大陆后寄出的书法作品。他立即转寄给北京全国学联办公室。台湾同学还附来一封意深辞切的信：“……我在大陆出版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举行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的消息。我的书法写得不好，但我总觉得应该表表自己的心意，作为一个中国领土上的大学生，这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所以，我设法买来了大陆出产的宣纸、笔、墨，书写二幅不成熟的作品寄给你们，请指教。感谢祖国人民对台湾大学生的关怀！”

### 心 愿

台湾学生在信中还说：“我没有回过祖国，可我对祖国十分向往，不知何时才能实现这一愿望……。我对康有为、邓石如、伊秉绶这些书法家的作品十分喜爱，但在台湾和香港难以买到，使我很失望！”

是啊，同是炎黄子孙，可是人为的藩篱，使海峡两边的人民不通音讯，亲骨肉不能团聚。这种悲剧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参观书法竞赛展览的几位同学在留言簿上写下了美好的心愿：“我们希望并相信不久的一天，台湾海峡上一定会架起一座‘自由桥’、‘统一桥’。到那时，大陆和台湾的同学们就能愉快地交往了！”

# 答题的热流

## ——兰州张掖路新华书店前见闻

9月25日，是星期天。早晨八点五十分，我们来到座落在兰州市中心的张掖路新华书店。虽然十点才开门，但店前的空地上已有三五成群的几堆人正谈论着什么。他们有的拿着刊有振兴中华读书活动知识竞赛试题的《工人日报》，有的捏着一叠厚厚的已做题的稿纸。一个身穿草绿军便服、头戴军帽的小伙子说：“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是这么答的，昨天另一位同志说的不一样。瞧，今天我把书带来了，等他来再讨论一下。”说着，他带着自信的神色从肩挎的黄书包中掏出了一本白皮的《社会发展简史》。旁边一位年龄看上去稍大些，身穿灰色中山服的青年说：“我认为尽管各种书上讲的不一样，但这个问题只要抓住核心，可以根据自己理解加以发挥”。另一位戴眼镜的同志讲：“我看还可以加上精神文明这一条”。正说着，一位身穿工作服的老同志也凑了过来：“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大家告诉他，在讨论答题。他接过《工人日报》，几乎贴近鼻子，仔细读起题目来了。

我们便同身旁的几位攀谈起来。扎着小辫的一位姑娘，是兰州无线电二厂的，参加答“政治时事类”题。

趁星期天到新华书店来翻翻书，也来请教。兰州电器厂一位姓王的青工，虽说高中毕业，但答起来很吃力，“我把

能找到、借到、买到的书都翻了，好几个晚上没睡觉。现在，四类题中只剩二、三题没答，主要是有争议，到这里来讨论讨论”。“你觉得这项活动好不好？”“好啊，平时没看的许多书这次看了，有促进。今后希望多搞。”新兰仪表厂一位女同志也插上说：“我们厂工会以这些题在厂内开展小型竞赛，买回来的几百份报纸一抢而空。”一位在建工局工作的老同志操着四川口音笑着说：“我儿子答题，我也被吸引了；瞧，今天我们爷俩都来了。”还有一位同志说：“这里也有少数人只想得奖，抄别人的答案，自己不学习，不动脑。”

九点四十五分了，我们在店前转了转，啊！争论答题，互相切磋的竟有百余人之多。十点，店开门了。不少人进去在敞开的书架前细心翻起书来，有的找到了答案，高兴地记在本子上。店门前，探讨答题的人仍然是兴趣盎然，热烈争论着，他们原来素不相识，却一起汇入到读书求知的热流之中

## 朱 素 清 的 血

今年九月七日上午七点二十分，陇西冶金设备厂朱××的三女儿朱素清，面色灰黄地倒在自己床边的地上。她两腮滚着泪珠，嘴角扭曲，不时地涌出一团团白沫。她的妹妹朱素珍闻到一股刺鼻的敌敌畏味，惊叫道：“啊，三姐，你喝敌敌畏了！”朱素清紧咬下唇点点头……

一天一夜的抢救，无效。九月八日晨五点零八分，朱素清含冤离开了人间。

事后，人们发现了朱素清给她师傅留下的绝命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等我走了以后，请你上我家看看我妈，告诉李德恒，把我忘掉吧，一切都从头开始，好好地生活下来。……我已经是走投无路。”

李德恒与朱素清是什么关系？她为什么这样眷念李德恒？朱素清为何要过早地离开这个曾叫她热爱的生活呢？

### 联系两颗心的纽带

朱素清今年二十一岁，去年十二月进陇冶厂加工车间当上了天车工。她是个麻利的姑娘。在家里，洗涤、做饭、拾掇房间，里里外外一把手；在车间，师傅们夸她勤奋好学聪明能干。

去年春节里的一天，在别人家里，一位穿着朴素、深沉稳重的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和好感。他就是铸钢车间的翻砂工李德恒。小朱悄悄观察、打听，知道小李进厂已十多年，工作踏实，为人挚朴、兴趣广泛。他吹的小号、圆号，常是联欢演出中受欢迎的节目；他还是厂男篮主力、女篮教练。以后，小朱成了小李宿舍中的常客。交往中，李德恒向她倾吐了自己的身世：三岁丧母，七八年父亲又去世……朱素清也向他诉说了心中的烦恼：年迈的妈妈神经不正常，爸爸脾气暴戾……两人都感到自己的心在向对方靠近。小朱当了车工，李德恒借来《电工学》让她学。一般学徒要几个月才能摸到门，小朱二个星期便能上车独立操作。李德恒工伤砸断了腿，情绪苦闷低落。小朱亲切对他说：“你就是瘫了我也跟你，象电影里那样，用小轮车推你。”

他俩编织着美好的未来，真挚的爱情似乎铺下一条幸福的大道。

### 三十岁的单身汉不是好人？

炽热纯洁的爱情，激励并温暖着双方的心；但朱素清和李德恒的心里，又都充满着惆怅。小李几次要求到朱素清家去见见未来的岳父母，都被小朱吱唔过去了。小朱深知自己的父亲，对于儿女的婚事，不是他作的主，那是万万不会同意的。几个月过去了，朱素清虽没敢把自己的恋爱情况告诉父亲，但父亲还是知道了。一天，他把女儿叫到跟前，声色俱厉地问道：“听说你和铸钢的李德恒搞对象，告诉你，没门！二十岁的姑娘找个三十岁的小老头，你别给我们朱家丢人！”女儿在气愤中顶了一句：“我正经地交朋友，有什么丢人的？”一句话激怒了这位共产党员，他狂怒地拳脚并用，还操起炉钩、火铲，不分头脸，一顿毒打。

朱素清父亲的好友几次为这对年轻人说情，都被拒绝。因为在朱素清的父亲看来：三十岁的人没找上对象，总不是好人。

今年六月，李德恒工伤住院后，朱素清有一天利用业余时间为他送饭时，侧过脸递过一碗荷包蛋，转身就走。李德恒感到很诧异，就叫住她，一看，朱素清左脸青紫，左眼肿成一条缝。原来，李德恒住院的第二天，小朱的父亲就发现送饭的事。小朱刚从医院回家，就被父亲堵在门口，不由分说地一阵毒打，朱素清立时扑倒在地，昏迷了过去。浅白蓝花的外衣上、印花的衬衣飘带上，洒下了滴滴殷红的血……

朱素清的父亲毒打女儿的事，逐渐被厂里人知道。有人劝朱素清：“既然家里不同意，你就算了吧！”朱素清说：“我死了，也要跟他！他年纪虽大，可心好。要不，父亲这么逼我，还不早跟他散了。”

九月六日白天，朱素清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厂团委组织的采树籽活动。晚上，她和小姐妹们在师傅家玩到九点才回家。这时，外面下起大雨，她刚进门，就被怒吼着的父亲叫了过去：“你和姓李的断了没有？”朱素清低头思索了一会儿说：“爸，这事你就不用太管了！”“什么，我管不了你？告诉你，给你两天期限，到时，是散还是不散得有个说法。散了，好说；不散，我就打死你俩！”

“两天”！这晴天霹雳似的“两天”，在朱素清心里掀起了巨澜，她是深知父亲脾气的。要是父亲真的伤害了李德恒……啊。不能！即使我死，也不能……她思前想后，无法解脱。一小时后，她表情呆滞，痛苦地把一个小瓶揣进口袋里，打开大门，冲进雨雾里……

### 偏见也是一把杀人刀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剧又在八十年代的今天重演了！朱素清死了，她那睁着的双眼仿佛在向天下的父母发问：几千年的封建余毒，对你们还没有毒害够？还要让我们这代青年继续受害？！她那被痛苦扭曲了的微张着的嘴，似乎还在倾吐着生前的积愤和怨恨……

女儿死了，她的父亲陷入万分痛苦之中：“我后悔呀！我死也不能瞑目。”然而，他还是想不通：“难道我不是为女儿好吗？难道是我把她逼上了死路？”

李德恒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劝慰下，理智战胜了沮丧，他对记者说：“是封建残余思想和世俗偏见杀了小青。可悲的是这种余毒在我们这儿，在社会上还有市场。”

是的，打着封建残余印记的世俗偏见，是一把杀人刀，一把杀人同时又在自杀的软刀子啊！